

当

代

艺

术

散

文

集

粹

集粹

刘锡庆

蔡渝嘉

编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艺术散文，即文学性“纯散文”，

它篇篇有“我”，个性鲜明；

它外物“内化”，因小见大；

它真实、自然，笔墨自由；它纸短韵长，富于趣味。

散文，最需要“艺术”，也最讲求“艺术”；

散文，不能不是“美术文”、“艺术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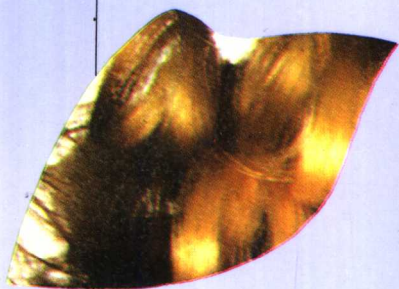
书中入选的散文，

请真挚，文字隽永，构思精湛，艺术独到，  
篇篇都有自己的故事”，

表现出真切的生命体验，

折映出形象的时代风貌，可让人反复诵读，  
细细玩味，

一起欢笑，一起流泪，一起感慨，一起叹息……



# 当代艺术散文集粹

刘锡庆

蔡渝嘉

编著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当代艺术散文集粹／刘锡庆，蔡渝嘉编．—北京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1995.7

ISBN 7-5302-0405-X

I.当… II.①刘… ②蔡… III.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4)第15667号

**当代艺术散文集粹**

Dangdai Yishu Sanwen Jicui

刘锡庆 蔡渝嘉

\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：100011

北京出版社总发行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香河第二印刷厂印刷

\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20.5印张 509000字

1996年1月第1版 1996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000

ISBN 7-5302-0405-X/I·391

定价：20.5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我社 1989 年 8 月出版尔后又年年重印的《当代艺术散文精选》一书的“姊妹编”，亦可称为“续编”。

本书编者刘锡庆、蔡渝嘉二教授仍坚持其“艺术散文”即文学性“纯散文”之选文原则，在众多散文选本中独树一帜；编者意犹未尽，还在书末撰有跋文一篇，呼应“前编”的序文，再示倡导，并为“文体净化”、为真正的散文之振兴和繁荣提供一个难得的新范本。

本书重在九十年代以来的最新“艺术散文”之精选，又尤重于近几年活跃在文坛的极富现代意识的中青年散文“新秀”之精品。

本书入选作者 110 位，入选作品 110 篇。这些名家的名作，感情真挚，文字隽永，构思精湛，艺术独到，篇篇都有“自己的故事”，表现出真切的生命体验，折射出具象的时代风貌，可让人反复诵读，如身临其境，一起欢笑，一起流泪，一起感慨，一起叹息

\*\*\*\*\*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柯 灵 | 回看血泪相和流.....  | 1   |
| 萧 乾 | 关于死的反思.....   | 11  |
| 杨 绛 | 孟婆茶.....      | 17  |
| 季羨林 | 幽径悲剧.....     | 21  |
| 金克木 | 三笑记.....      | 26  |
| 孙 犁 | 锁门.....       | 29  |
| 严文井 | 喧闹的沙漠.....    | 31  |
| 汪曾祺 | 昆明的雨.....     | 34  |
| 王鼎钧 | 最后一首诗.....    | 38  |
| 叶至诚 | 假如我是一个作家..... | 48  |
| 忆明珠 | 潇洒“老”一回.....  | 50  |
| 雁 翼 | 隔壁两个女囚徒.....  | 52  |
| 余光中 | 我的四个假想敌.....  | 59  |
| 宗 璞 | 报秋.....       | 66  |
| 洛 夫 | 一朵午荷.....     | 69  |
| 唐 肇 | 产婴纪事.....     | 74  |
| 叶 楠 | 生和死浇铸的雕像..... | 82  |
| 李国文 | 桐花季节.....     | 85  |
| 顾 颢 | 夜籁.....       | 93  |
| 张守仁 | 角落.....       | 96  |
| 资华筠 | 飞舞的《野草》.....  | 99  |
| 任洪洲 | 我的第二个二十岁..... | 102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刘成章 | 扛椽树.....                | 109 |
| 张洁  | 一扇关闭了的门.....            | 113 |
| 奚青  | 哦,野马鬃.....              | 122 |
| 赵鑫珊 | 我心目中的散文:无形的笛卡儿直角坐标..... | 130 |
| 戴厚英 | “忏悔”.....               | 136 |
| 卞卡  | 山又间人家.....              | 140 |
| 母国政 | 怀念高怀玉先生.....            | 144 |
| 滕云  | 季节海边一株年轻的黄庐.....        | 149 |
| 毛志成 | 佛笑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52 |
| 张子良 | 梦里说梦.....               | 155 |
| 张晓风 |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.....           | 159 |
| 冯景元 | 人生第一履.....              | 163 |
| 雷达  | 冬泳.....                 | 167 |
| 三毛  | 梦里花落知多少.....            | 173 |
| 陶然  | 海畔梦戈壁.....              | 189 |
| 韩静霆 | 会见心灵.....               | 193 |
| 李佩芝 | 笑笑自己.....               | 198 |
| 梅洁  | 这一片女儿的情结.....           | 202 |
| 朱谷忠 | 美丽的时刻.....              | 209 |
| 余秋雨 | 藏书忧.....                | 213 |
| 周涛  | 守望峡谷.....               | 221 |
| 黄晓萍 | 好山好水.....               | 228 |
| 傅天琳 | 我也这样叫她:惠.....           | 233 |
| 黄国彬 | 莎厘娜.....                | 239 |
| 萧复兴 | 母亲.....                 | 248 |
| 周玉明 | 越老越爱俏的我.....            | 278 |
| 薛尔康 | 父父子子.....               | 282 |
| 马书祥 | 福缘涅槃.....               | 286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张承志 | 离别西海固.....      | 289 |
| 竹林  | 蓝色的毋忘我花.....    | 300 |
| 苏叶  | 总是难忘.....       | 307 |
| 阿城  | 父亲.....         | 319 |
| 臧小平 | 初恋.....         | 325 |
| 牛正寰 | 一棵树.....        | 330 |
| 叶梦  | 女人的梦.....       | 335 |
| 杨林勃 | 空中,有只自由的小鹰..... | 343 |
| 张抗抗 | 海市.....         | 347 |
| 阿盛  | 母亲不说那个字.....    | 352 |
| 郑明娟 | 邈邈行江湖.....      | 355 |
| 贺晓彤 | 第一吻.....        | 361 |
| 王璞  | 叶老师.....        | 366 |
| 史铁生 | 我与地坛.....       | 371 |
| 吕锦华 | 风景谈.....        | 390 |
| 高红十 | 票人与蚌人.....      | 395 |
| 毕淑敏 | 素面朝夭.....       | 399 |
| 骆晓戈 | 雨的潇湘.....       | 402 |
| 贾平凹 | 祭父.....         | 406 |
| 舒婷  | 源源本本.....       | 416 |
| 马丽华 | 渴望苦难.....       | 419 |
| 王英琦 | 不再掩饰.....       | 425 |
| 林清玄 | 光之四书.....       | 428 |
| 临青  | 给我的女人.....      | 437 |
| 喻大翔 | 荒情六帧.....       | 440 |
| 甘以雯 | 赶海去.....        | 449 |
| 刘元举 | 生命之源.....       | 454 |
| 杜文和 | 生命传递的悲壮.....    | 460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唐 敏 | 心中的大自然       | 466 |
| 斯 妤 | 心的形式         | 478 |
| 蒋 韵 | 我不倾诉         | 485 |
| 韩小蕙 | 有话对你说        | 487 |
| 胡燕青 | 双层床          | 495 |
| 乔 良 | 高原，我的中国色     | 499 |
| 张立勤 | 痛苦的飘落        | 503 |
| 张爱华 | 数罗汉          | 508 |
| 庞俭克 | 夜的独语         | 513 |
| 素 素 | 女人书简         | 518 |
| 郭淑敏 | 谒昭君墓         | 524 |
| 筱 敏 | 下雨的时候        | 528 |
| 范小青 | 动了一回心        | 532 |
| 赵翼如 | 近视着真好        | 535 |
| 萌 娘 | 秋天的钟         | 541 |
| 史小溪 | 黄河万古奔流       | 548 |
| 铁 凝 | 河之女          | 557 |
| 裘山山 | 在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   | 563 |
| 冯秋子 | 婴儿诞生         | 568 |
| 应 红 | 三十岁的风景       | 575 |
| 简 嫔 | 渔父           | 579 |
| 陈 染 | 死的启示         | 594 |
| 黑 孩 | 流自谁流向哪里的第一滴血 | 599 |
| 王开林 | 终结           | 603 |
| 方红艳 | 那块模糊而厚重的玻璃   | 608 |
| 陈锡民 | 两个少女         | 611 |
| 戴 露 | 倾心           | 614 |
| 龙 云 | 永远的家园        | 618 |

|  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水    | 那天好大雪.....    | 621 |
| 胡晓梦    | 这种感觉你不会懂..... | 625 |
| 元 元    | 我是你爱人.....    | 631 |
| 田晓菲    | 情到深处.....     | 636 |
| 跋..... |               | 641 |

## 柯 灵

柯灵(1909— )原名高季琳,浙江绍兴人。著有散文集《长相思》、《文苑漫游录》、《柯灵散文选》,及《柯灵六十年文选》等。

### 回看血泪相和流

平生事,  
此时凝睇,  
谁会凭栏意?

——王禹偁:《点绛唇》

我是个平凡的人,不幸生在不平凡的时代,“城门失火,殃及池渔”,无端惹出许多是非。旧中国风雨如磐,我身历其境,未免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,心怀忧患,情切兴亡,参加了一些志在改变祖国命运的活动,主要是舞文弄墨,摇旗呐喊,不涉及实际政治,却落得二度入狱,两遭通缉,几次隐匿逃亡。这好比灯蛾扑火,还可以说是咎由自取。到了新中国,欣逢盛世,满以为从此霁月光风,天下澄清了,怎么也没有想到,我的罪还没有赎净,还要到现代《神曲》的炼狱里受一回洗礼。

1966年,夏季酷热,一出以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命题的荒诞剧出台了。历史脱了轨,中国发了疯,饱经沧桑的上海又一

次猛烈震荡。一群新的主宰者突然出现，带着“红卫兵”臂章，洪水一样淹没了大街小巷、万户千家，随心所欲地抄家造反，打砸抢，谁也不能向他们说个“不”字。妇女光着脚在路上狼狈逃窜，成群结队的孩子拿着剪刀在后面呼啸追逐，因为高跟鞋和窄裤管也是革命对象。这场冲击波，最初波及的是文艺界。文学艺术一向被称为政治气候的晴雨表，现在作家以自己的厄运报道了暴风雨的来临。王西彦、孔罗荪、吴强、魏金枝纷纷落网，叶以群被迫堕楼，“黑老K巴金”的特大号大字报开始张贴出来，几乎从上海作家协会大厅的屋顶垂到地面。大毒草《不夜城》刚受过全国性批判，我自然也没有幸免的理由。9月3日傍晚，我在家接到电话，通知即刻到作协开会。当时在协会，当家的是文革领导小组组长，我一到，蒙他单独接见，脸部表情丰富，告诫我说：“外面形势对你很不利，现在上面给你一个机会，一个环境，让你去考虑考虑自己的问题。”说到这里，如响斯应，门一开，蓦地进来两位武装公安人员，我还来不及领会组长语言的全部含义，就被架上汽车带走了。那戏剧化的方式，很像反特影片里对付恐怖分子的场面。（应该补充一句：后来这位组长自己也成了审查对象。）

我背着囚犯的十字架，面壁三年，在兽笼式的铁栏后面度过六十华诞，茫茫千日愁如海。还连累了我的妻子国容，陪着我在外面加倍地受罪，几乎赔上了生命。

国容是教会大学培养出来的，学的专业是教育，从事的职业是教育，少女时代就是地下党员。她社会经历单纯，自尊心很强，“嫩嫩者易污，皎皎者易折”，在这方面特别敏感，受不得丝毫挫伤。我忽然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对象，单是这一点，就够她受用了。我犯了什么罪，连我自己也不明白，她当然更莫名其妙，但她得对我莫须有的“严重罪行”负责，因为她成了侦破我这件大案的天然突破口。她没完没了的受审讯，被迫揭发交代。

她无法编造我的罪行，不愿意和我划清界线，为了维护我的清白，被那种出名的“逼供信”酷虐游戏纠缠得几乎神经错乱。一次又一次的抄家，破“四旧”，抢房子，别有用心的幸灾乐祸，肆无忌惮地上门捣乱。……我坐了班房，一了百了，国容孤军匹马，四面受敌，天大的灾难，都由她一人顶着。

接着是她自己成为审查对象。她是一个重点女子中学的校长兼支部书记，平时大家客气地称她“陈校长”，现在胸前挂着“牛鬼蛇神”的牌子，每天到学校接受批斗。据说妇女是半只天，到了“文革”期间，这半只天就塌了，只要男的靠边，女的就都是“臭婆娘”。国容顶着双重的恶名，邻家的孩子看见她就向她扔石子，吐唾沫。

我失踪以后，国容一直无法知道我在哪里。她孤苦无告，长年累月地到处去看大字报，希望从中得到一点线索。她听说，有的审查对象被押送出境，从此杳无下落。她满怀恐惧，怕我也遭到同样的命运。有一次她在路上遇见一位相熟的女同志，被打得满身伤痕，悄悄告诉她，听说我被公安局抓去了，她还不相信。可怜这位天真的地下党员，竟这样不了解政治！在这三年里，我们完全隔绝，不通任何消息，唯一的联系，是她可以给我送衣服和日用品，都是送到作协机关，听候造反派处理。她受审以后，停发工资，生活陷于极度困难，靠她父亲的接济，竭力给我送高档的东西，为的是不让我发觉她的处境。她苦心制造的假象也确实给了我宽慰，因为这对我在难中有无限丰富的含义。终于有那么一天，她收到了一份油印的通知单，开列着需要的物品，还有送达的地点。她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所在，兴冲冲地做了准备，修饰一番早已无心打理的仪容，换一身整洁的衣衫，怀着久别重逢的希望。那地点在斯南路，她循着绿云蔽日的林荫道，栖栖皇皇地向前走。据她的臆想，我大概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隔离审查。她终于发见阴森森的监狱高墙和大铁门，这就是租界时代对付

中国人的法国牢监，现在是我们的第二看守所。门外排着给犯人送东西的长队，那多数是畸形社会的人物，形形色色的刑事罪犯家属。她这才明白过来，在我们为之奋斗多年的新社会里，落到了什么地位。她赶快靠在路边的墙上，才没有使自己晕倒。

所有这些，都是我在事过境迁、风平浪静以后，才陆续了解的。国客当时所受的精神怆痛和折磨，那就只有她本人知道了！

我身罹法网，却还不时押解外出，接受各种批斗。1969年7月16日午后，又被押到作家协会。走道上用白粉写着硕大无比的“打倒柯灵”，我从上面践踏而过，俯首敛容，走进人头济济的大厅。大会主题还是百批不厌的《不夜城》，论旨还是“美化资本家，丑化工人阶级”。这次重点发言人，是一位以攻势凌厉著名的理论家。大会到了尾声，我忽然听到台上宣布：我被监禁是黑市委保护我，现在要把我放在革命群众中交代问题。于是我又被押回看守所，令在“无罪释放”的证书上签字。我被捕那一天，一位相当高级的公安干部对我说：“你犯了那么多罪，还号称进步作家！这过去的十七年里，我们为什么不动你呢？那是因为黑线保护你，明白吗？”这几句自问自答的话，算是逮捕我的法律依据，现在经过漫长的三年，严鞠深究，穷追猛打，加上匪夷所思的心理战术，无数人的揭发，全国性的调查，结果就是这轻描淡写的“无罪释放”四字。说关就关，说放就放，随心所欲，理直气壮，这里的确存在着极大的优越性。——不过这是就治人者而言，在治于人者那一面，是否真像布帛菽粟那样须臾不可离，就难说了。我虽然吃了三年冤枉官司，没有打成冤案，总是不幸中之大幸。“能忍则安”，是我们祖宗的传家宝，当时我神情麻木，只觉得松了口气，急于要脱身，因为我多么渴望那点可怜的人身自由。

我又被带到作家协会大门口，从牢房里带出来的衣物破烂，垃圾似的扔在马路边，一圈人把我围在核心，好像看马戏。我在

牢里，曾经多次计划，有朝一日放出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抛弃这些倒霉的东西，理一理发，若无其事地悄悄回家，好在邻居面前略为保全颜面，也免得国容过分伤心，没料到是眼前这样一种场面。我急于摆脱，提出要给我爱人打电话，押着我的工宣队员用手一指，说：“这不就是！”他指的是一直站在我身旁的一位妇女，憔悴瘦损，风也吹得倒。我怔怔地望着她发呆，半晌才认出是国容。我可怜的老伴，竟变得对面不相识了！

我回到家，满目凄凉，恍如隔世。客厅、书房都贴着封条，只保留了一间四壁萧然的卧室。在那样地老天荒的年月里，国容罗掘俱穷，没有拖欠国家一文房租。房管局的造反派勒令受审查的住户到局里认罪，对着毛主席的宝像，满满跪了一地，国容照样参加。她本来奉公守法，现在更谨小慎微，逆来顺受。那时不知有多少人家扫地出门，我仗着国容，出狱后才有这一片容身之地。

我虽然经国家的专政机关查明无罪在案，却依然是个无罪的罪人，每天到作协劳动，交代检查，一切照旧。也依然到处游斗，“特务”、“汉奸”的帽子向我乱扣。我释放那天，作协的工宣队事先把国容找去，向她严厉警告，说我罪行严重，拒不交代，在监狱里逃避斗争，现在要对我实行群众监督，她必须帮助我彻底坦白。这对她显然是又一次沉重的打击，把她推到了绝望的深渊。

我和国容历劫重逢，怎么也没想到，她会发生这样剧烈的变化。不但容貌变得我不认得了，而且丧失了语言能力，说话诘屈聱牙，格格不吐，完全像洋人生硬地说中国话。她本来健谈，却变得沉默寡言。又学会了抽烟，一支一支接连不断，没日没夜，把自己埋在烟雾弥漫中。她绝口不谈过去的事，我一谈，她就用眼色和手势制止。有一晚，我靠窗坐着，窗上映着我头部的剪影，忽然一声锐响，我遭到了射击，没有击中，落在地上的是一

粒小铅球，想必是邻家的孩子干的，那时这样的恶作剧很流行。国容惊魂甫定，轻声说：“我们给人家当作特务在审查，你知道吗？四面都有耳朵。”说时神情惨淡，和我泪眼相向，久久无言。我心里很难受，眼看她从肉体到心灵，都给生生的摧残了。我在狱中，最牵肠挂肚的，就是怕她受不了这飞来横祸的袭击，更担心把她也拘禁起来，有一次听到牢房里仿佛有妇女说话的声音，再也摆脱不了那恐怖的黑影。我当时心有所感，常常构想些打油诗遣愁，为此曾有一首七绝，表示祝祷：

君是亭亭白玉莲，皎如幽谷出清泉。  
我自泥泞君自洁，应得天人别样看。

有一次我得到她送的新棉鞋，情绪激动，另有一首：

莫道苍生正苦寒，谪居犹得试新棉。  
名流千百无归宿，我在人间大有天。

我把这两首诗写在纸上给国容看。那天我们谈得很晚才休息。将近破晓，我在睡梦中被一阵钝重的抨击声惊醒，开了灯，只见国容躺在长沙发上，用毯子蒙着头，我过去揭开一看，我一生也没有经过这样的打击，天崩地裂也不会使我这样吃惊。

就在我写诗的纸上，她写了两行字：“亲爱的，我们是无罪的。我先走了，真抱歉。”她把诗用橡皮擦掉了，只是还留着隐约的痕迹，可以看出她的平静和坚定。惨剧幸而没有酿成，又招来了新的罪愆，因为这是“自绝于人民”的万恶行为。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，还有缤纷的冷言恶语，鄙夷轻蔑的眼色。国容送到医院抢救，医院里也是造反派当权，不但得不到正当的治疗，还受尽了白眼。“人生到此，天道宁论”，这是古人身陷绝境时无可奈何的呼声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贴切的语言，能表达国容和我当时的处境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有施行酷刑的野蛮传统，

而且擅长锻炼罗织，但也想不出像“自绝于人民”这样刁钻促狭、不负责任的罪名！

人间毕竟还有温暖，国容年轻时的学生，不少走上社会后各有成就，始终没有和国容断绝交往，即使在那样万难的时刻，这是很可感谢的。有一位学生听到这消息，对我直跺脚叹气，说：

“我一直有预感，她的坚持是为了等你出来，你出来了，她可能要出事。”我后来才知道，她曾经割过腕动脉，只是为了不愿抛下我在不明不白的诬陷中独自挣扎，她才自己动手包扎，在生死一发间救活了自己。她就是这样的脆弱而又坚强！

一场风波刚刚过去，作协就宣布全体下乡，到松江辰山劳动改造。自从发生那场意外，我没有睡过一晚好觉。我实在不愿意国容一个人留在家。但又身不由己。国容倒很镇静。忙着替我准备行装，等我动身，她决定回娘家，依靠她父亲过日子。

《圣经·创世纪》里说，礼拜天是上帝赐予人类万世的节日。劳动改造另有章程，改为每月集体回上海，集中过四个休息日，因为下乡的不但有牛鬼蛇神，还有革命群众和工宣队、军宣队，他们的家都在上海。国容每月可以回家和我团聚一次。在寒冬的一月，我休假前写信和国容约定，准时到家，却发现室空无人，到处是灰尘，情况很反常。我满心惶惑，坐立不安，不知出了什么差错。正想出去打电话，听见了叩门声，我赶快开门迎接，进来的却是我岳父。他满脸愁容，强作镇定，说国容隔夜还在准备回家，睡下以后，却一直没有醒过来，现在已送到第六医院。是什么原因，他也说不清楚。又一次晴天霹雳击中了我，我一时目瞪口呆，手足失措，六神无主。

国容在病床上只是昏睡，经过三天的抢救，也没有醒过来。我和岳父最担心的是她再一次想不开，但彼此心照不宣，害怕说穿。医生给她洗胃的结果，证明没有服用过什么药物，才撂下心里的千斤重担。但医生同时明显地暗示，病人很难有苏醒的希

望。我不分昼夜陪着她，望着她宁静的睡容，时不时叫她几声，希望把她叫醒，她没有丝毫反应。因为痰多，喉头壅塞，医生给用了吸痰器，轰轰震响。我听着她艰难的呼吸，惟恐一口气上不来，心弦绷得要断。想起她为我所受的委屈，所做的牺牲，我再也忍不住流泪。

造反派立法森严，审查对象不许乱说乱动，走到哪里，就到哪里消毒，宣布身份。我像脸上刺着金印，在医院里到处看人眼色。我本来患痔瘡，下乡劳动又造成了痛楚不堪的脱肛，身心交困，已到了崩溃的边缘。到第四天，国容依然昏迷，我的假期已经满了。我向工宣队请假，工宣队坚决不许。下乡的前夜，我整晚坐在国容的病床前，默默地向她告别。我深自歉疚，为什么那么卑怯，那么残忍，连给妻子送终的权利也不敢断然争取！岳父舍不得他爱怜的女儿，老泪纵横，劝我放心，他会来全力照顾。他已经为女儿料理后事，赶制了一套衬衣衬裤，说让她好干干净净的穿了去。我和岳父约定：万一国容不幸，就打电话或电报，我好赶回来给她送葬；如果病有转机，要尽快告诉我，但不要打电话电报，因为我再也经不起惊吓。

天毕竟比人宽厚，——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：国容到第七天，终于奇迹似的醒过来了。我在辰山收到了她的亲笔信，字迹歪斜潦草，难以认辨，写的是：“我醒过来了，请放心。毛主席万岁！”——那时正在盛行“早请示，晚汇报”，文件布告，都得引用毛主席语录，作为“最高指示”开头。医生确诊，国容患的是中毒性肺炎。一般的病例，昏迷过久，醒过来就会神志失常，记忆消亡，过去成为一片空白。国容醒过来，发现自己在医院里，她开口的第一句话是一个问号，说：“柯灵呢，他怎么不来看我？”她还记得我休假的事。护士指着岳父试探说：“你看，这不是吗？”她说：“不，这是我父亲。”天可怜见！她还是国容。